

漢書考正
後漢書考正

(外一種)

侯名撰

漢書考正
後漢書考正

(外一種)

佚名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漢書考正·後漢書考正:外一種/佚名撰.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5

ISBN 978-7-5325-4730-2

I. ①漢...②後... II. 佚... III. ①中國—古代史—西漢時代—紀傳體②中國—古代史—東漢時代—紀傳體
IV. K234.104.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07)第 067077 號

ISBN 978-7-5325-4730-2



9 787532 547302 >

漢書考正後漢書考正(外一種)

佚名撰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發行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200020)

- (1) 網址: www.guji.com.cn
- (2) E-mail: guji@guji.com.cn
- (3) 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經銷 上海展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開本 787×1092 1/16 印張 48.25 插頁 5
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1-800

ISBN 978-7-5325-4730-2

K·999 定價:145.00元

如有質量問題,請與承印公司聯系

出版說明

《漢書》一百二十卷，東漢班固撰，起自漢高祖元年（前二〇六），止于王莽地皇四年（二一三），共記載二百二十九年史事，為我國第一部紀傳體斷代史。《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其中紀傳九十卷，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注；志三十卷，晉司馬彪撰，南朝梁劉昭注。《漢書》之文較為艱深，《後漢書》兩注年代相隔較遠，後人需重新注釋方能讀懂，因而後代注釋考證《漢書》、《後漢書》者甚夥，著述很多，今特選兩種稀見著作出版，分別是《漢書考正》、《後漢書考正》。《漢書考正》不分卷，《漢書疏證》二十七卷。《後漢書考正》後漢書考正。《漢書疏證》有清代學者沈欽韓所著二十四卷本行世，此二十七卷本無撰人姓名，卷首有題記云疑為沈氏之另一傳本。此兩書可供讀者比照參考。《漢書考正》後漢書考正。《漢書疏證》據清影抄元至元三年余氏勤有堂刻本影印，《漢書疏證》二十七卷據清抄本影印。

上海古籍出版社

二〇〇七年四月

漢書考正

後漢書考正

佚名撰

據南京圖書館藏清影抄元至元三年余氏勤有堂刻本影印原書字
芯高二三〇毫米寬一五一毫米

目 録

漢書考正不分卷後漢書考正不分卷 佚 名撰……………一

漢書疏證二十七卷 佚 名撰……………二〇一

出版年表

宋祁曰舖當作必故反

令一人行前 師古曰行案行也音胡更反

劉敞曰行前但謂最前行耳

吾子白帝子也 應劭曰至獻公時襟陽兩金以為瑞又作哇時

祠白帝少昊金德也

宋祁曰舊本法文無少昊金德也五字

於是東游以獸當之

宋祁曰當史義音丁浪反

高祖怪問之吕后曰

宋祁曰今越本作高祖怪問吕后后曰

高祖乃書帛射上城

宋祁曰景德監本作城上

吾非敢自愛恐能薄 師古曰能謂材也能本歎名為物堅中而

強力故人之有賢材者皆謂之能

劉敞曰能雖歎名安知非此歎有能故以名之

旗幟皆亦

蕭該音義幟音熾

由所殺蛇白帝子所殺者赤帝子故也

朱子文曰於文為繁自由所殺蛇以下宜去十字却添四字當

曰旗幟皆亦符姬所言赤帝子故也義自顯然何必更述斬蛇

一事

沛公左司馬得殺之 師古曰得者司馬之名

劉敞曰得得而殺之漢書多以獲為得

沛公攻豐不能取沛公還之

朱子文曰當去下沛公二字

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

宋祁曰史記徐廣注云歇音烏轄反

時章邯從陳別將

劉敞曰予謂別將字當屬下句讀之言章邯身從陳而別將定

楚耳

後九月 文穎曰即閏九月也時麻廢不知閏謂之後九月師古

曰文說非也若以麻廢不知閏者則當徑謂之十月不應有後九

月蓋秦之麻法應置閏者總置之於歲末左傳所謂歸餘於終耳

據漢書表及史記漢未改秦麻之前迄至高后文帝屢書後九月

是知故然非麻廢也

劉敞曰予謂顏說後九月亦為未盡秦知置麻有閏何故皆以

為九月乎蓋司馬氏為史既以秦正月稱十月遂以閏月溥謂

之後九月是司馬氏如此叙之非秦法也

吾視沛公大度乃求見沛公沛公方踞床使兩女子洗

朱子文曰乃求見下亦多沛公二字

沛公引兵過宛西 師古曰未拔宛城而兵過宛城西出

宋祁曰一作過而西陽夏公謂惟作而故師古詳釋之

宛必隨足下

劉敞曰按文少足下二字

陳恢乃踰城見沛公曰至足下通行無所累

朱子文曰陳恢說沛公之辭不過百餘字凡稱足下者八其七

皆不可去惟今足下留守宛可以削之宜曰臣聞足下約先入

咸陽者王今留守宛方簡而勢順

與借攻析郟 蘇林曰郟音躡躡之躡如淳曰音持益反師古曰蘇如兩音茲同

劉敞曰析郟之郟師古於高紀則從蘇音躡如音持益反於吳尚傳則音郎益反於樊噲傳則音直益反皆不同何也及郟商傳則音歷不曉所以

所過毋得國掠

宋祁曰掠舊作力刁反刊誤按經典釋文改刁為向

瑕丘申陽下河南 服虔曰瑕丘縣名申姓陽名也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臣瓚曰項羽傳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公也師古曰文說非也此申陽即項羽所封河南王者耳何云姓瑕丘乎

宋祁曰瑕丘申陽觀羽封諸王處例不稱其鄉里似文穎說勝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東井 如淳曰攷蒼傳云以高祖十月至

霸上故因秦以十月為歲首

劉敞曰按五星之行水常不能速日此十月若用夏正則日已在大火矣水安得與四星俱在東井蓋五星本以秦十月聚東井高帝乃以夏十月入秦也時人欲見漢德應天命故合而言之史承人言不改耳檢史記是年甲午歲在鶉首七月日在鶉火則水從歲星無疑也

可急使守函谷關

宋祁曰南本使字下有兵字

遂至戲下

宋祁曰南本無下字陽夏公云按前言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至戲此不合有下字政以下文諸侯罷戲下故于此悞衍此戲水名下文注戲旌麾也

亞父范增說羽曰 如淳曰亞次也尊敬之次父猶管仲為仲父劉敞曰管仲自字仲父耳亞父亦甫音也言敬之次父是妄說此其志不小

宋祁曰南本作此其志大夜馳見張良具告其實

朱子文曰夜馳見張良向中宜去一張字考項羽傳中語意同亦無張字

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 師古曰上王音于放反劉敞曰于謂王作如字何害

雍兵敗遂走戰好時

宋祁曰雍兵敗舊本作雍州兵敗緒治河上塞

宋祁曰史義云塞先代反北河靈夏州地也秦時緒治置以為三老鄉一人

宋祁曰百官表云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三老掌教化秦制也

三軍之衆為之素服以告之諸侯劉敞曰以告之之字衍

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 師古曰五諸侯者常山河南韓魏殷也時雖未得常山之地據功臣表云張耳棄國與大臣歸漢則亦有士卒也

劉敞曰張耳秦頭鼠竄毋得有兵五諸侯者陳餘其一也事見徐傳

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過沛使人求室家室家亦已亡不相得

漢王道達孝惠魯元載行

朱子文曰於文多室家二字當曰過沛使人求室家亦已亡於不相得句下多漢王二字況下文云漢王急推墮二子足可證前道達孝惠魯元載行為漢王也

謂揭者隨何曰至果使畔楚

朱子文曰此教語中有兩使字皆不必用之覺文理不順況既已曰說九江王說則使在其中矣前當曰公能說九江王布舉兵畔楚後當曰隨何往說布果畔楚文義俱顯耳

令諸侯子在閔中者皆集櫟陽為衛

劉歆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上言楚子矣

置河上渭南中地隴西上郡 服虔曰中地在扶風也

漢王跳 如淳曰跳音逃謂走也史記作逃晉灼曰跳獨出意也師古曰晉說是也音徒彫反

朱子文曰傳注之學無事求奇辭遠而已漢王跳當從如淳之音史記之說其義甚明惟漢王逃故下文云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何乃近解為獨出意徒見費力耳

復擊破楚軍燕郭西

宋祁曰越本無破字

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 宋祁曰王諸將善地謂章邯等徙逐故主謂田市趙歇韓廣之屬

漢王病創臥張良強請漢王起行勞軍以安士卒 朱子文曰此句中多漢王二字當曰漢王病創臥張良強請起

行勞軍

集故塞王欣頭櫟陽市

宋祁曰欣自劉沔上攻矣今景於此以欣舊都故示之

高帝紀下

與齊王信魏相國越期會擊楚至固陵

劉歆曰子謂楚字句當斷至固陵不會為句

萬民與苦甚 如淳曰與音相干與之與師古曰音戈庶反

劉歆曰與讀曰歟助辭

其赦天下殊或以下 如淳曰必罪之明白也左傳曰斬其木而弗殊章昭曰殊或斬刑也師古曰殊絕也異也言其身首離絕而異處也

異處也

劉歆曰子按說文漢蠻夷長有罪當殊之然則殊自必刑之名也

名也

其以長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立番君為長沙王

劉歆曰長沙封國本無豫章豫章屬淮南檢後十二年注文穎

所說疑此豫章字傳寫誤加之

諸侯子在閔中者復之十二歲

宋祁曰諸侯子謂諸侯國人若楚子之類

史以文法教訓辨告勿答辱

宋祁曰南本辨告作辭告非是

軍吏卒會赦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皆賜爵為大夫 如淳

曰軍吏卒會赦得免罪及本無罪而無爵級者皆賜爵為大夫

劉歆曰子謂有罪者會赦免罪而已不得賜爵也亡罪乃得為大夫耳

諸侯子及從軍歸者

劉歆曰諸侯子總謂諸侯國人及守後人妾加之

戰必勝攻必取

宋祁曰南本作戰必取勝攻必取捷

此所以為我禽也

宋祁曰此所以此字下疑有其字

使丞相增將兵平代地

宋祁曰增是時未為丞相百官表增未嘗為相

齊得十二馬

蘇林曰十二得十中之二二十萬人當百萬言齊

齊雖固不如秦二萬乃當百萬也

宋祁曰景德本蘇林注文云十二得十中之二萬人無二十當

百萬五字景祐刊誤本據史記注當作二十萬人當百萬又余

以為若蘇說已明顏安得更於下解云齊得十二者二十萬人

當諸侯百萬也

此東西秦也

劉歆曰按文多西字

以故東陽郡鄆郡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荆王

劉歆曰按地理志東陽鄆吳皆非秦郡後漢順帝時始分會稽

為吳今此文殊不可曉

以碭郡薛郡鄆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

劉歆曰鄆亦非秦郡

以膠東膠西臨淄濟北博陽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

劉歆曰膠東濟北皆項氏所建國齊都臨淄可以齊為臨淄膠

西則未有國博陽城陽亦非秦郡此文亦殊不可曉

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

蔡邕云不言帝非天子也又案本紀秦始皇追尊莊襄為太上

皇已有故事矣蓋太上者無上也皇者德大於帝

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斬其將信亡走匈奴與其將曼邱臣王

黃共立故趙後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漢

朱子文曰考其文理意義於信亡走匈奴下多一與字阮云

信與其將共立趙利為王如何却云收信散兵信字不當下矣

又信本傳拘於紀文亦多一與字更無義理傳云信亡走云

又曰復收信散兵而與信及冒頓謀攻漢既云信與其將立趙

利為王如何又云收信散兵而與信以此觀之信既亡走匈奴

兵亂未知所在其將乃共立趙利為王收信散兵與匈奴共距

漢若去一與字紀傳皆分明

今郎中有罪耐以上請之 應劭曰輕罪不至於斃完其耐鬢故

曰耐古耐字從多鬢膚之意也杜林以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

如是言耐罪已上皆當先請也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猶任也任其

事也師古曰依應氏之說耐當音而如氏之解則音乃代反其義

亦兩通耐謂頰旁毛也多毛髮貌也音所慮反又先慮反而功臣

佞表宜曲佞通耐為鬼斯則應氏之說斯為長矣

宋祁曰師古曰依應氏之說又云多毛髮貌余以顏氏之說似

不審應意反誤引說文不了其義更有兩通之語且今說文耐

無而音止於乃代一音耳案古者能字皆作耐字亦取堪任其

事之意後世以三足之能為能故今人書能無有作耐字者應

云耐音若能之能能耐自然聲近矣本不為而音也顏云耐謂

頰旁毛據說文自訓而字為頰毛耳象毛之形至耐字直釋云

罪不至斃則顏謬意而誤說文明矣

賈高等謀逆發覺逮捕高等 師古曰逮捕謂事相連及者皆捕之也 一曰在道守禁相屬不絕若今之傳送囚耳

劉攽曰予謂逮者其人存直追取之捕者其人亡當討捕也故有或但言逮或但言捕知異物也 一云逮易辭捕加力也逮徒呼名召之捕加束縛矣

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 師古曰古者以右為尊言材用無能過之者故云不出其右也他皆類此

劉攽曰予謂古者居則責左用兵則責右責右似戰國時俗也 赦樊陽囚必罪已下

宋祁曰已當作以 今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

蔡邕曰皇子封為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為侯者謂之諸侯

稀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

宋祁曰而舊本作北刊誤據史記改為而然據漳水不在北也 吾知與之矣 師古曰與如也言能如之何也

劉攽曰與猶待也

劉敞曰知與之者知所以與之之術也稀將皆故賈人賈人嗜利乃多以金購之

宋祁曰吾知與之矣南本知字下有易字 至馬邑馬邑不下

宋祁曰馬邑或作高邑

各以其口數率 師古曰率計也

劉攽曰率當屬下句大率也

達指相國府署行義年 蘇林曰行狀年紀也 劉攽曰義讀曰儀儀謂儀容其年若曰團貌矣

吾魂魄猶思家沛 宋祁曰家或作樂

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立以為南海王 文穎曰高祖五年以象郡桂林南海長沙立吳芮為長沙王象郡桂林南海屬尉佗佗未降還虛奪以封芮耳後佗降漢十一年更立佗為南越王自此王三郡為惟得長沙桂林零陵耳今復封織為南海王遙奪佗一郡織未得王之

劉攽曰零陵武帝始立郡文說誤矣且始欽高帝封吳芮無零陵之文疑亦傳寫妄加之

女子公主 如淳曰公羊傳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

者主之故謂之公主師古曰如說得之天子不親主婚故謂之公主諸王即自主婚故其女曰翁主翁主者父也言父主其婚也亦曰王主言王自主其婚也

劉攽曰予謂公主之稱本出秦舊男為公子女為公主古者大夫妻稱主故以公配之若謂同姓主之故謂之公主則周之事

秦不知用也古之嫁女當如周使大夫為王何不謂之夫主乎然則謂之王主者猶言王子也謂之翁主者緣公而生耳

疾可治不醫曰可治

宋祁曰舊本及越本並無不醫曰可治五字 於是上嫂罵之曰

朱子文曰於文醫曰可治句下正不須於是上字宜去之

陳平灌嬰將十萬守滎陽

宋祁曰禁舊本作焚

秦滅魏遷大梁 師古曰秦昭王伐魏魏惠王棄安邑東徙大梁
更號曰梁非始皇滅六國之時

劉敞曰當讀云遷大梁都于豐則與下文合顏解誤矣

惠帝紀

中郎不滿一歲一級外郎不滿二歲賜錢萬

劉敞曰此賜爵之差中郎二歲乃當一級今不滿一歲亦一級
恩優之也又散郎三歲當賜一級今斷不滿二歲賜錢萬則滿

二歲亦賜一級矣

視作斤土者將軍四十金 鄭氏曰四十金四十斤金也晉灼曰
近上二十石賜錢二萬此言四十金實金也下凡言黃金真金也

不言黃謂錢也食貨志黃金一斤直錢萬師古曰諸賜言黃金者
皆與之金不言黃者一金與萬錢也

劉敞曰予謂諸書言若干金則一金萬錢至於賜金若干斤則
盡金也

減田租復十五稅一 鄧展曰中間廢金復之也

宋祁曰注文令復之也當作令復復之也

齊悼惠王來朝獻城陽郡以益魯元公主邑尊公主為太后 如

淳曰張敖子偃為魯王故公主得為太后師古曰此說非也蓋齊
王憂不得脫故從內史之言請尊公主為齊太后以母禮奉之用

嫡呂太后耳若魯元以子為魯王自合稱太后何待齊王尊之乎

據張耳傳高后元年魯元太后薨後六年宣平侯敖呂太后立
敖子偃為王以母為太后故也是則偃因母為齊王太后而得王

非母因偃乃為太后也

劉敞曰顏說非也悼惠公主兄弟耳雖欲諂呂后而以母事之
於理安乎蓋齊內史本諂呂后欲尊公主以漸王張氏故勸王

刺郡就益魯邑而更號魯元公主為魯元太后也太后之號雖
更魯元之稱不除豈閭為齊王母乎又張偃以母為太后故封

魯王太后非齊益明也

立皇后張氏 師古曰雖示博聞

宋祁曰注文一本示字上有欲字

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 應劭曰漢律人出一算算
百二十錢惟賈人與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謫之也

劉敞曰予謂女子五算亦不頓謫之自十五至三十為五等每
等加一算也

葬安陵 師古曰三輔黃圖云去長陵五里

宋祁曰五里一作十里

高后紀

惠帝即位尊呂后為太后

朱子文曰呂后二字可去當曰惠帝即位尊為太后

列侯幸得賜餐錢奉邑 文穎曰飡邑中更名算錢韋昭曰熟食
曰飡酒肴曰錢粟米曰奉稅租祿正所食也

宋祁曰江南本文穎注文邑中宇上有所食字算錢算故作算
景祐刊誤謂算非租稅當改為算錢又韋昭注文稅租字上有

或曰字

行八銖錢 應劭曰更鑄英錢今民間名榆莢錢是也

宋祁曰注文莢字一本作缺非是

南粵王尉佗自稱南武帝 韋昭曰生以武為號不稽古也師古曰此說非也成湯曰吾武甚因自號武王佗言武帝亦猶是耳 劉攽曰顏雖引成湯之言然未知湯果自號武王乎聖人者人與之名耳詩謂湯為武王亦猶書謂文王為寧王耳豈自稱之哉史記之言未可信也

行五分錢

宋祁曰分字別本作銖非是武帝時始造五銖錢

以梁王呂產為相國趙王祿為上將軍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 劉攽曰呂后外戚傳惠帝崩呂后泣不下陳平用張辟疆計請以呂祿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又云復殺高祖子趙幽王共王燕王遂立諸呂為王又云病困以祿為上將軍居北軍梁王產為相國居南軍又劉澤傳澤王與呂氏同時而此紀太后臨

朝便封王諸呂七年但記祿產將南北軍參校前後知此之誤也

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

宋祁曰按蔡邕云皇子封為王者實古諸侯加號稱王故云諸侯王封為侯者謂之諸侯

嬰至滎陽

宋祁曰景德本榮作嬰

過其姑呂頹

宋祁曰呂頹樊噲妻封臨光侯

平陽侯密行御史大夫事

劉攽曰按表及周昌傳高后四年密為御史大夫誅諸呂後免則行也疑此紀誤

襄平侯紀通尚符節 張晏曰紀通信子也晉灼曰紀信焚死不 見其後功臣表云紀通紀成之子以成成事故封侯

劉攽曰高祖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宜忘紀信之功疑成者即信之一名

急歸將軍印辭去

宋祁曰南本作歸印綬去

見產廷中日舖時遂擊產

宋祁曰越本邵本並無日字

文帝紀

孝文皇帝 應劭曰謚法慈惠愛民曰文

宋祁曰景德本民作人

高祖十一年誅陳稀定代地立為代王

宋祁曰越本立字下有子恒二字

占曰大橫庚庚 張晏曰云

宋祁曰江南本注文張晏曰下有橫謂無思不服庚更也更更言去諸侯而即帝位也二十字

閏月己酉入代邸

劉攽曰己酉去誅諸呂三十七日矣

子弘等皆非孝惠皇帝子 師古曰不詳其有爵位故總謂之子

宋祁曰注文不詳南本作不詳為長若云不詳其有爵位則

高后元年己封三王二侯而弘又非帝非不詳也

臣等為宗廟社稷計不敢忽 師古曰忽念忘也

劉攽曰忽言輕易也

還坐前殿下詔曰制詔丞相太尉御史大夫

宋祁曰景德本無制詔二字
酺五日

宋祁曰酺南本浙本並作舖
呂彥欲為不善

宋祁曰南本浙本無呂字
典客揭奪呂祿印

宋祁曰南本浙本無呂字
上帝神明未歆饗也

宋祁曰南本浙本無也字
人其以朕為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

宋祁曰越本專作傳
故憫然念外人之有非 蘇林曰憫寢視不安貌

宋祁曰蘇林注文憫字下當有然字
餘皆以給傳置

宋祁曰傳傳舍置廡置按廣雅云置驛也
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

劉敞曰祝詛上以相約漢俗如此猶後漢傳云不直者不敢祝
少賓也故更得以為大送

上幸甘泉 如淳曰賜以酒食帛葛越巾佩帶之屬
宋祁曰注文賜以酒食帛葛越木無酒葛二字

與王興居去來者亦赦之
劉敞曰高帝詔曰與絳居去來歸者赦之今此文亦當云與王

興居居去來者赦之蓋脫一居字也
未央宮東闕界愚災

宋祁曰江南本愚作思
將軍簿昭成 師古曰外戚恩澤侯表云坐殺漢使者自殺

宋祁曰師古注文越本無自殺二字
是謂本末者無以異也

劉敞曰謂疑當作為字
後元年

宋祁曰按紀年通譜云史記文紀十七年書得玉杯曰人主延
壽於是天子更始為元年而不著後字至班固則於此題後元

年然則當時玉杯冊中之異但稱元耳史家追書後字以別初
元

無有所隱
宋祁曰隱字下一有也字

次細柳 如淳曰長安細柳倉在渭北近石徹
宋祁曰如淳注文長安字下一有圖字

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
劉敞曰與諸曰歎言得以天年供養於高廟我之不明而蒙此

歎是可嘉也其奚哀念乎劉敞同
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

劉敞曰文帝制此喪服斷自己葬之後其未葬之前則服斬衰
漢諸帝自崩至葬有百餘日者未葬則服不除矣翟方進傳後

母終既葬三十六日起視事此其證也說者遂以日易月又不
通計葬之日皆大謬也考之文帝意既葬除重服制大紅小紅

所以漸即吉耳又此內有注云傳曰方進供養後母甚篤以身
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

有不便輒施以利民

宋祁曰便字下疑有者字

不得以金銀銅錫為飾

宋祁曰飾舊作飭當從此本

景帝紀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 師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

劉敞曰顏說非也始受命者稱太祖耳有功者亦稱祖商祖甲是也

或地饒廣薦草莽 如淳曰莊周云麋鹿食曰薦

劉敞曰注麋鹿食曰薦衍一曰字

四年

劉敞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誤

誤也但官名改易未定故史於此追舉最後官名耳武帝初大行王恢李息即大行令也

中四年

劉敞曰此年記事十月在年終亦誤

三輔舉不如法令者

劉敞曰此文參錯不序又曰武帝時改主爵中尉為右扶風主爵中尉初不治民也自武帝以前治民者惟左右內史此時亦未有三輔此紀文誤耳

贊

劉敞曰景紀以御史大夫陶青為青翟襄平侯相夫為嘉又言官有大鴻臚光祿大夫又令三輔舉不如令者又載皇太后崩皆其錯悞者不知班氏之謬或後世亡其書有遺補之者

武帝紀

建元元年 師古曰自古帝王未有年號始起於此

劉敞曰封禪書云其後三年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 二數推所謂其後三年者蓋盡元狩六年至元鼎三年也然元 鼎四年方得寶鼎又無緣先三年而稱之以此而言自元鼎以 前之年皆有司所逆命其實年號之起在元鼎耳故元封改元 則始有詔書矣

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加禮 孟康曰為農祈也於此 造之歲以為常故曰為歲事也師古曰歲以為常是也總致敬耳 非止祈農

劉敞曰為音于偽反謂為歲事曲加以禮耳

發卒十萬救決河起龍淵宮 如淳曰三輔黃圖云有龍淵宮今

令諸侯王薨列侯初封及之國大鴻臚奏謚誅策列侯薨及諸侯 太傅初除之官大行奏謚誅策 師古曰大鴻臚者本名典容後 改曰太鴻臚大行令者本名行人即典容之屬官也後改曰大行 令故事之尊者遣大鴻臚而輕賤者遣大行也據此紀文則景 帝已改典容為大鴻臚改行人為大行矣而百官公卿表乃云景 帝中六年更名典容為大行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行令為大 鴻臚更名行人為大行令當是表誤

劉敞曰史記文景事最略漢書則頗有所錄蓋班氏博采他書 成之故於景帝世謂典容為大鴻臚行人為大行由他書即武 帝時官記景帝世事班氏失於改革耳然則改諸官名在武帝 世無疑非表誤也顏氏所疑下文光祿大夫亦景帝所改乎 劉敞曰按景十三王傳河間獻王薨猶云大行令奏謚則非表

長安城西有其處溝洫志救河決亦起龍淵宮于其傍師古曰黃圖云龍淵廟在茂陵東不言宮也此言救河起龍淵宮則宮不在長安之西矣

劉敞曰予謂救河起龍淵宮各自一事非因救河且起宮也顏疑當云龍淵廟按景帝紀起德陽廟亦云德陽宮寧可復謂非德陽廟乎此龍淵宮應如黃圖所說是

又發卒萬人治雁門阻險 師古曰所以為固用上匈奴之寇

劉敞曰予謂治險阻者通通令平易以便伐匈奴耳縣以饋食令與計偕

宋祁曰舊本文續作給

廣殺匈奴三千餘人盡亡其軍四千人獨身脫還

劉敞曰廣傳無此事而云廣軍幾沒以自當無賞耳疑紀誤

賜丞相以下至吏二千石百金

宋祁曰新本無百字

迺得孽子嘉

宋祁曰景德本無子字

其封嘉為周子南君以奉周祀 臣瓚曰元始四年為鄭公建武

十三年封於觀為衛公

宋祁曰注本舊文作元始三年建武三年此本乃刊誤據平紀

改正

詩云四牡翼翼以征不服親省邊垂用事所極 師古曰逸詩也

劉敞曰予謂親省邊垂詔語耳

歸義越候嚴為戈船將軍 張晏曰越人於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為名也臣瓚曰伍子胥書有戈船以

載于戈因謂之戈船也師古曰以棲船之例言之則非為載于戈也此蓋船下安戈戟以御蛟鼉水蟲之害張說近之

劉敞曰船下安戈既難措置又不可以行且今造舟船甚多未嘗有置戈者顏此人不知行船故信張說予謂瓚說是

宋祁曰戈船將軍當時所建之官如驃騎虎牙之類是也戈船今有之設于戈於船上以禦敵也

甲為下瀨將軍 臣瓚曰吳越謂之瀨

宋祁曰吳越舊本作吳楚

咸會番禺

宋祁曰刊誤本改禺作愚

見夏后啓母石 師古曰景帝諱啓今此詔云啓母蓋史追書之非當時文

劉敞曰此石本名啓母石武帝避景諱更號夏后母石後人又

誤重出啓字非史之追書也

翌日親登崇嵩

宋祁曰新本作登嵩嵩

故用事八神 文穎曰武帝祭太一并祭名山於太壇西南開除八通鬼道故言用事八神也一曰八方之神

劉敞曰八神則郊祀志所說天地主兵主陰主陽主日主月

主四時主也其祠皆在齊地故始皇東游海上行禮祠之而武

帝亦然

脣然如有聞

宋祁曰姚本云脣先結反與脣同說文云動作切也一曰敬也又潔也